



# 馬潛龍走國

黑土 水秀

中國文联出版社

# 马 潘 龙 走 国

黑土 水秀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张印 228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650册

ISBN7-5059-1330-1/I·945 定价：4.40元

## 目 录

第 一 回	晋昭帝选妃	王月英进宫……………	1
第 二 回	十款参奸佞	王敦离潼关……………	17
第 三 回	强借南清府	装病不出门……………	27
第 四 回	老王敦篡位	晋昭帝官变……………	38
第 五 回	晋二主血战长安	王国母遭难寒宫……………	46
第 六 回	王月英母子避难	王龙下柬丹凤山……………	51
第 七 回	陈金定鞭下留情	晋二主脱离潼关……………	59
第 八 回	晋二主荆州屯兵	马潜龙花园学艺……………	67
第 九 回	许江劫囚车	渔翁认义子……………	77
第 十 回	马潜龙乞食	小丑鬼挨打……………	85
第 十 一 回	幼主报恩典身	邢赞赎人闯祸……………	90
第 十 二 回	白龙庙求雨	莲台寺授艺……………	96
第 十 三 回	邢赞别幼主	潜龙遇丽春……………	104
第 十 四 回	邢赞闹法场	幼主拜禅堂……………	111
第 十 五 回	陶丽春复活	黄宗道圆梦……………	117
第 十 六 回	王敦逃将才	邢赞抢帅印……………	126
第 十 七 回	黄宗道中计	魏芳玉下海……………	134
第 十 八 回	婆媳喜相逢	夫妻悲散离……………	142
第 十 九 回	王龙擒太子	邢赞救储君……………	151
第 二 十 回	叔侄会佛寺	兄妹解兵围……………	159

第二十一回	马潜龙逃婚	邢丑鬼救友	167
第二十二回	吸铁石大破甲军	大佛寺君臣相遇	176
第二十三回	王敦制草人	许江落陷阱	185
第二十四回	李二帅倒戈	马潜龙转移	192
第二十五回	黄宗道封山	丑邢赞解围	200
第二十六回	李环走四川	邢赞当驸马	207
第二十七回	君臣会孤城	黄余烧汉中	217
第二十八回	诸葛女救驾	龙赛花提兵	227
第二十九回	五凤战余道	三虎大交兵	233
第三十回	黄宗道惨败	马潜龙点官	239
第三十一回	邢赞出汉中	潜龙入嘉州	245
第三十二回	郭丞相传旨	诸葛宜发兵	254
第三十三回	郭丞相遭绑	解道童探监	260
第三十四回	进献假潜龙	混闹贼王敦	269
第三十五回	邢赞错行刺	诸葛收成命	277
第三十六回	国母还故都	许江擒钱让	285
第三十七回	钱凤仙归晋	王国母认亲	293
第三十八回	张彪认岳父	晋军破贼营	302
第三十九回	潜龙主登基	褚玄贼策反	309
第四十回	陈金定遭擒	康翠琼认母	318
第四十一回	康氏女归晋	邢丑鬼闹朝	324
第四十二回	王月英祭灵	马潜龙封功	330

## 第一回 晋昭帝选妃 王月英进宫

三国鼎立枉争雄，  
司马废魏庆升平。  
谁知大晋不长久，  
又有兴国走潜龙。

四句序诗，引出一部奸臣王敦篡夺晋朝基业，晋太子马谥龙走国游邦、灭敌复国的故事。

话说三国（魏蜀吴）纷争过后，司马氏废魏登基，国号为大晋。君圣臣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父传子，子传孙，代代相传，可称金汤永固，百世河山。传至晋昭帝时，仍是万民乐业，黎庶雍熙。

这一日，昭帝司马清驾设早朝，文武一齐来朝。晋昭帝问：“文武官可曾到齐？”

殿头官启奏：“文官不少，武将不缺！”

“既然文武官到齐，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散朝！”

晋昭帝刚刚说完，班部丛中闪出一人，乃是左军师杜文圣。

“朕未曾宣召，爱卿有何本章要奏？”昭帝问。

杜文圣叩头，说：“老主宾天之时，为臣不曾上本进言，而今吾主春秋方盛，臣常思昭阳尚缺国母。臣夜观天象，贵人已出在河南开封地界。臣画一图在此，望吾主定夺！”

昭帝闻听大喜，忙问：“既有贵人图像，可与朕过目！”

杜文圣忙从怀中取出一幅画来，双手高擎过顶，说：“陛下请看！”

这时宫监走过来，接过图像，送到龙书案上，展开。

昭帝展睛观看，越看越喜，越看越爱，不禁脱口说：“有这般好女子，真正国色天香也！孤若得为昭阳，心愿足矣！但不知是真是假？”

杜文圣连连叩头，说：“臣不敢撒谎！”

昭帝拍手，说：“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哪位卿家愿领孤的旨意，前往河南挑寻皇妃？事成之后，孤当官上加官，职上加职！”

言犹未尽，班部丛中又闪出一人，望驾进礼，口呼：“陛下，臣来见驾！”

昭帝说：“来者可是副监都？”

“臣是卢英！”

昭帝说：“朕今劳动卿家，前往河南挑选皇妃，只限你两个月回宫复旨，事办得好，孤自有重赏！”

卢英叩头领旨：“为臣谨遵！”

接着，昭帝亲赐三杯御酒，路金八锭，遂命卢英登程。

卢英回到府中，不敢稍歇，急忙打点行李，带领家丁上了路。

一路上虽有万般美景，他也无心观赏，只恨人不能腾空，马不能驾云。简言捷说，那一日便到了开封府。

卢老爷到了开封府，在按察院住下。大小官员迎候，知府前来接旨。开览已毕，众官员与钦差行礼。卢老爷拱手，说：“列位大人，下官奉旨，到此挑选王妃。不论贵贱贫富、官宦农商大小人等，俱要访察。君命紧急，不可迟误！”

众官员就地一恭，齐说：“不必钦差老大人费心，这都是卑职们的事情！”说罢告辞，离了察院。

开封知府召集众官员商议，传地方乡甲人等，每人按五村分定，不论村庄店道，城里城外，官宦仕庶，凡有女儿的人家，都要报名上册。如有隐瞒不报者，按律治罪。

百姓们闻听此讯之后，都慌了手脚，赶紧为女儿选择婆家，也不管是否门当户对，也不论年纪相差悬殊。一时间，婚姻乱配，鸳鸯乱点。

三日过后，地方乡甲强行搜得民女七百余名，报告钦差大人。

卢老爷很是喜欢，暗想：这么多人里边，定会有符合图像之人！

于是，命令将美女们带进知府过目。一一看过之后，这七百多美女，虽有千般好处，竟无一人象画中之人。

卢老爷好不怅然，只好放她们各自回家去了。

这些女儿们未被选中，家人欢天喜地。卢英却紧锁眉头，心烦意乱，对开封知府说：“知府老黄堂！”

“不敢，下官伺候！”

卢英接着说：“偌大一个开封府，竟无出类拔萃的女子，说给谁听谁也不信。定然是地方乡甲人等，受贿隐瞒，暗中作弊。下官回朝面见圣上，你也难逃罪责！”

知府听了吓得连连拱手，说：“卑职有罪！待我回衙，召集地方乡甲，限定三日之内，定要选出一个对图的女子！”

说罢，急匆匆告辞了卢老爷回衙去了。

知府来到衙中，立即传令地方乡甲，严正命令说：“所选美女，没有一个对上图像的，钦差大人动怒了。这一回，一定要严加查究，不许容情，不许遗漏，如有隐瞒不报者，株连九族。三日之内，定见分晓！”

好家伙，这一番可比不得前次了，真可谓把一个开封府闹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

按下地方乡甲大肆搜查不表，单说开封城有一户外地人家，户主叫王敦。他是陕西临潼鱼鳞寨人。因在乡里打伤人命，只得带领全家，逃离故土，来到开封府避难。王敦自小学得手艺，以铲磨为生。来到开封之后，就在张清店中租了一间空房居住。没有别的营生，又操起旧业，每日串街走巷，肩背铁锤铁铲，嘴里吆喊着铲磨。

这一日，地方选美的人们来到张清店前。张清见有人来，满脸陪笑，问：“列位有何贵干？”

众人说：“你还不知道吗？当今天子挑选皇妃，说是贵人落在咱河南开封府中。现在钦差大人坐在察院立等，催逼咱们逐户搜查。如果你有国丈阁老的命，就把女儿领出来，一旦对上图像，那可是富贵极了！”

张清听罢怔了片刻，笑着说：“我能有那好命？贱妾一向不生育，现今已人老珠黄，更无指望了！”

乡甲问：“你真没有女儿？”

张清说：“实在没有。”



乡甲想了想，又说：“好好想想，你的三亲六故有没有长得好的女儿？如果有你我脸上都有光！”

张清闻听此言，暗自思量，踌躇片刻，忽然一拍手，说：“有了！”

乡甲忙问：“在哪里？”

张清说：“并不是咱本地人。是陕西临潼关鱼鳞寨搬来的。夫妻两口，做生意住在这里。他们倒有个女儿，人长得也算齐整。”

乡甲说：“住在这里，就是咱们这里的人。姓什么？做什么生意？”

张清说：“是一个穷汉，以铲磨为生。人称磨儿王敦。”

乡甲说：“既然如此，叫他出来报名！”

张清说：“他每日外出铲磨，不知在家不在家，等我进去看看！”

张清说完，跑回店中，来到王敦门前，用手“啪啪”拍了几下门。王敦的妻子听见响声，急忙开门，问：“店东家，有什么事干？”

“王大哥在家吗？”张清问。

“刚才出门去了。”妇人答。

“有事和你们商量商量！”张清说。

“店东家，有事就说吧！”妇人说。

两个人正说着，王敦背着家具回来了。他走街穿巷半晌，无一人问他的生意，心中很是烦恼，无精打采的样子，进门见到张清和自己的女人说话，便说：“店东家请了！”

张清笑着说：“你来得正好。正有一事和尊夫人商议呢！”接着，张清便将朝廷选美的前后情由一一告诉王敦。

王敦听后，说：“小女虽有几分姿色，我也没有做国丈的造化。既是逐户搜查，我也不敢隐瞒。何先看一看，然后对图！”

张清说：“王兄说得有理。小弟这就请了地方乡甲，到尊宅偷看一眼，不对图便罢，若对了图，王兄运至时来，小弟也不胜欢喜。”

王敦说：“不敢指望，但看无妨。”

不多时，地方乡甲等人便来到王宅，一个个偷眼观瞧。只见这女子虽然农家打扮，而且无半点粉饰，看起来却是雍容典雅，容貌体态难以画描。

地方乡甲心中大喜，说：“这女子可对图，只是这衣衫……”

未等说完，店东忙接话：“这不难，我兄弟家有几个小女，被选去对图，一个也没对上，都送了回来，如今有现成的新衣，借几套来就可以装饰了。”

地方乡甲说：“麻烦店主了。”

张清出去不多时，便拿来两套新衣交给王敦。王敦夫妻将新衣拿进房中，又把前后经过同女儿王月英讲明。月英一听，不由得一阵伤心，满眼垂泪。

王敦说：“儿啊，不必伤心，这也是没法儿的事。一是官府奉旨挨户搜查，咱也难以逃避；二是咱家生活窘迫，儿若真能得个荣华富贵，我与你母亲也有了依靠。”

母女二人一听此话，更是相抱哭泣。王敦一见此情，便叫来王龙王虎二子商量。

王龙王虎二人都说：“如果不送妹妹去，违背了朝廷，全家性命难保。再说，还不知对不对图，不如走一趟就是

了！”

张清在门外一听这话，连忙推门进来，说：“还是二位少爷言之有理，还不知小姐对不对图，哪里就选上了？不如将新衣穿上，先走一趟！”

王月英也只好将新衣穿上，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察院。这时，已有不少女子在等候对图。她们一个个虽然穿红挂绿，却都暗自垂泪。

待升堂鼓响过，察院大门洞开，两旁就细吹细打起来。钦差升堂，知府、知州、知县、粮厅四衙诸官员鱼贯而入。众官参见已毕，地方乡甲上前叩头，然后大家分列左右。

卢老爷吩咐：“把图像悬挂起来，传女子上堂，对图查验。哪一个对上图样，就是昭阳国母！”

地方乡甲呈上总册，传唤搜到的七百名女子，一个个从图像前走过。只见诸女子个个生得风流标致，但还是无一个象图上之人。

钦差正在心焦之时，王月英走了过来。只见她高挽青丝，耳带金坠，杏眼桃腮，风流袅袅。钦差看罢，果然和图上之人一模一样，真是喜出望外，便命人卷起图像，散去众人。接着，又将王敦请到察院衙门。王敦跪下叩头。钦差忙双手扶起，说：“令爱对了图像，你将来就是阁老皇亲，不必行礼。明日你就随令爱一同进京见驾！”王敦再次叩头拜谢，钦差吩咐看座。

钦差问：“你是哪里人氏？”

王敦说：“小民是潼关城外鱼鳞寨人，自幼运衰命苦，四海漂泊，所谋营生逐日衰落，这才来至开封谋生。不料天子传诏挑选美女，小女偶对图样，只怕难奉皇上，就依仗大

人了，小民不胜感恩戴德。”

卢老爷说：“请放心，管叫你一家富贵荣华。”

说罢，王敦起身回家，与王龙、王虎、夫人述说明白，他们也无可奈何，按下不说。

卢老爷带领王月英一家，昼夜兼程，不多日便来到京城。

且说这一日，昭王驾设早朝，文武百官参政议事已毕。阁门大使越众出班禀报：“今有左副监都卢英，在河南开封挑选贵妃回朝，现在午门候旨。”

天子闻言，传旨布宣，召卢英上殿。

卢英来到金殿，倒身下拜，口呼万岁。天子满脸堆笑，说：“爱卿，你上河南挑选的贵人何在？”

卢英忙回答：“微臣奉旨到河南挑选贵人，得了一位对图的女子，是潼关鱼鳞寨人氏，姓王名月英。”

天子问：“生得如何？”

卢英说：“生得风流秀婉，仪表雍雅，现在朝门候旨。”

天子说：“宣她上殿！”

王月英听旨上殿，天子驾离龙座朝下观看。只闻一阵香风吹来，便见一天仙般的人儿走上金殿。只见她：姣容婀娜人间少，体态轻盈非等闲。两鬓刀裁如墨染，耳坠金镶白玉环。上穿大红销金领，藕色裙飘洒金莲。唇似明珠牙似玉，杏眼桃腮颜色鲜。天子看罢，龙心大喜，禁不住意马心猿，目光痴痴。

王月英走到近前，拜了二十四拜，口呼万岁，如珠落玉盘之声。天子一时兴起，便吟诗一首：

女子生来几多姣，  
风流全在两眉梢。  
移步好似观音样，  
落座王母赴蟠桃。  
九天仙子临凡世，  
月宫嫦娥下碧霄。  
今日驾转皇官院，  
多买沉檀紫香烧。

吟罢，一回身说：“国师何在？”

“臣是杜文圣。”

天子说：“这就是对图的女子。可掌昭阳么？”

国师说：“吾主不必迟疑，既然对图，那就是昭阳国母。”

天子心中欢喜，转向王月英，说：“听朕封官！朕封美人昭阳掌印，赐诛妃剑一口，昭阳王印一颗，八件宫衣，辇管三千粉黛，八百胭脂。”月英叩头谢恩。

掌宫婆上前说：“请昭阳回宫，至沐浴亭沐浴更衣。”

王月英来至昭阳宫坐下，众宫女都来磕头，设摆香案，等候天子的御驾回宫。一个平民女子骤然变成了昭阳妃子，真可谓一步登天。这话不表。

昭王得王贵人，喜不自胜，往下又叫：“左副都何在？”

卢英叩头：“臣是卢英。”

天子说：“贵人家中，还有何人？”

卢英说：“吾主在上，有国母的父亲王敦，国母还有两位兄长，王龙、王虎，都在午门候旨。”

天子说声“宣”，卢英领旨出门，王敦父子随卢英进殿，至金殿倒身下拜，口呼万岁。

天子连声说：“请起。令爱陪伴着朕，正位昭阳，你就是皇亲国丈了。听朕封职！”又回头问杜文圣：“国师何在？”

“臣杜文圣在。”

天子问：“孤的国丈可封什么职？”

杜老爷说：“不过是阁老太师，受奉禄钱粮，有官无职，此乃国家之制，若欲加厚，但凭吾主。”

天子说：“封小了，与昭阳面上不好看相。孤想潼关总兵华云新故，无人镇守。特封国丈王敦威镇潼关，三省提调，外加昭阳太师之职，赐蟒袍玉带，尚方剑，先斩后奏。王龙、王虎封潼关左右二监军。”王敦父子一齐谢恩。

国师吃了一惊，不再谏言。他心想：“王敦此去潼关，只怕是小人得志，胡作非为。”

杜文圣正犯心思，只听天子说：“国丈太师。”

“臣是王敦。”

“朕准太师出朝，夸官三日，再上潼关。看朝服过来，孤与太师簪花披红。”

王敦叩头谢恩，就在殿上更换朝服。王龙、王虎各按品级，也换上冠带。

天子又说：“看酒过来，朕要为国丈贺喜。”

按下王敦得封不表，且说另外一个人。

此人便是南清官的二王爷司马明。他少年英勇，禀性忠直。

那一日未曾上朝，有承奉官进府启奏，说：“启禀王

爷，当今万岁新纳了昭阳正院，特来奏知。”

二王爷说：“果有此事，拉马来，孤当进朝贺喜！”

二王爷驾出南清，打着执头踏，打马扑了正北。正走着，承奉官回话：“王爷在上，现有新任潼关的三省招讨，着执事而来，离此不远，请王爷定夺。”

二主闻言，叫声：“承奉官！”

“臣在。”

“这金斗潼关的守将华云新近亡故，兵部未曾择选，怎么就有了新任的？”

“承奉不知。”

王爷说：“孤自有方略！”于是，摧开头踏，往前走。去。

这王敦正在夸官，前探来至马头前，单膝跪下：“启太师老爷在上，有南清宫二主的金驾迎面而来，离此不远，乞老爷定夺。”

王敦闻听，说：“停下！大国长安，只有主上，怎么又有二主了？”说完，又传执事人等如此如此，不必理他。执事被拨在一旁。

王敦见二主到来，就该下马回避，以免是非，但他是铲磨出身，不懂这些规矩，再加之他是小人得志，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仗着阁老皇亲，骑马在上，扬扬不睬。

二王爷举目观看，两杆龙旗分为左右。左边写的是“昭阳太师老皇亲”，右边写的是“威镇临潼关三省招讨”。

晋二主看得明白，暗说：“八水三山，孤从没见哪家大姓王，原来是新封的国丈。看他见了孤如何行事？”

此时，王敦也看清了晋二主司马明，但藐视他白面无

须，奶黄未褪，遂把马一跨，从偏左里就想过去。

二主年轻，正性如烈火，眉一皱就要杀人，看见皇亲闯了过来，不由得气冲两肋。

“啊呀！你往哪里走？！”把白龙马向左一跨，堵住了王敦。一来二去，二人便打在了一起，把执事的人都吓跑了。

二王爷怒发冲冠，由袍下亮出金丝铜来，厉声说：“你胆大包天，竟敢侮辱孤王，情理难容，该打一千。”说着，上前就要动手。

这一来可把王敦吓瘫了，连声哀叫，说：“王爷息怒，为臣不知千岁驾到，但求饶命。”

二主说：“狗臣，你没长着眼睛？孤的金驾前来，你本应该弃鞍离马，为何扬扬不睬？明明是欺侮孤家。我且问你，你是什么人？”

王敦说：“为臣原来是河南开封府人氏，只因臣女被选进昭阳，蒙圣恩封臣镇守潼关，又钦准夸官，不想遇着二主。一来臣不认得大驾，二来臣不懂礼法，冲犯王爷，只求王爷超生。”王敦苦苦哀求。

二主心下思量：“原来是兄嫂之父，我打了他，倒叫皇兄脸上无光。”便一撒手，说：“罢了，你乍入苇塘，不知深浅，饶你不死，去罢！”

王敦叩头谢恩，上马而去，从此，便与二主结下了冤仇。

二主急忙进朝，在午门驻马，上金殿见驾，倒身下拜，尊一声：“皇兄在上，臣弟道喜来迟，望皇兄赦罪。”

天子说：“御弟请起，孤得了昭阳，御弟同喜。”



王爷说：“臣弟还有一事不明白。”

“御弟有何事不明？”

二主说：“臣弟听说，国丈是一个小民，官居太师已足够了，怎么皇兄让他威镇潼关？此事可当真？”

天子说：“此乃朕隆重皇亲之意，封他是真。”

二主微微冷笑，说：“他乃一市井小人，国丈太师之名就不小了，又加潼关正总兵。他连孤家也不放在眼里。方才臣弟进朝，路上与他相遇，他藐视孤家，若不是看在皇兄的面上，臣弟定叫他命丧铜下！”

天子闻听此言，忙赔笑，“御弟不必生气，他刚来长安，不知国礼，看在孤的薄面上，就留些情面吧！”说完，便吩咐摆宴，与二主同饮。

晋昭帝宴罢御弟，回到昭阳宫，与妃子月英共饮交杯酒，直到三更，便同宿凤衾。

三日之后，天子驾设早朝，文武百官上表庆贺。

磨儿王敦夸官三日已过，也在朝门等诏。天子传旨，宣王敦进殿。

王敦走上金殿，倒身下拜。天子执手带笑，说：“老太师平身。”王敦叩头，站起身来，侍立一旁。

天子说：“老太师，朕让你夸官，怎么得罪了御弟！还亏他看孤之面，不与太师计较，若是他恼了，别说太师，连孤也惧他三分。”

王敦叩头在地：“臣初进长安，不知国礼，不认识二主的大驾，偶然冒犯，求吾主天恩，赦臣死罪。”

天子说：“孤已说过，你乍进长安，不知国礼，御弟也不计较。你今夸官已满，不必在长安耽搁，赏你内帑银十万